

夏目漱石作品中呈現之東方與西方 ——以《三四郎》為例——

范淑文*

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夏目漱石除涉獵日本古典文學、熟讀漢籍外，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畢業時曾將日本中世文學經典《方丈記》譯成英文，之後又於明治 33 年以文部省公費留學生身分赴英專攻英國文學。擁有如此教育背景之漱石在日後文學創作中如何在東、西方之中取得平衡點？一直是他思索之問題，尤其早期作品中這種色彩更為濃厚。

本文以漱石早期作品《三四郎》為探討文本，針對九州出身之主角三四郎在作品中如何面對大都會之近代化、受到近代化之何種衝擊等問題作一番探討。作品中所呈現之近代化，可由都會建築、交通等硬體方面，與三四郎接觸之人物造型及其思想、青年男女之交往方式等方面進行探討，進而對當時作者內心目之東、西方之地位有所詮釋。

關鍵字：三四郎、東方、西方、近代化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漱石自幼除涉獵日本古典文學外，同時熟讀漢籍，受到陶淵明、李白、王維等多位中國文人薰陶，傾心於文人畫（在日本自明治時期起又有「南畫」一稱）中隱居者之世界；另一方面在「第一高等中學本科」就讀時起便專攻英國文學，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畢業時曾受託將日本中世文學經典《方丈記》翻譯成英文，由此可見其英文造詣之高，之後又於明治 33 年以文部省公費留學生身分赴英兩年專攻英國文學。擁有如此教育經歷，在日後文學創作中如何在東、西方之中取得平衡點一直困擾著漱石，也可說是他一直思考之課題。然而，正如漱石研究大家平川祐弘在與高階秀爾及三好行雄對談中所言：「我認為漱石在晚期時非常著眼於人的內心，取材於一般性的問題，因此東、西方的問題逐漸被淡化；換句話說，就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漱石對東、西方問題的拘泥較為濃厚。」¹例如：《草枕》、《虞美人草》、《三四郎》、《之後》等以思考東、西方問題為探討重點之作品多半集中於漱石之早期小說。以出身九州之青年三四郎為故事主角，描寫三四郎赴東京帝大求學當中所見所聞之青春小說《三四郎》除充滿了文化衝擊之外，純樸青年三四郎追求戀愛過程中青澀之形象在走向近代化的明治社會中自然引起極大之迴響，至今《三四郎》仍然受到日本青、中年層讀者廣泛之喜愛。本文針對主角三四郎在作品中如何面對大都會之近代化、受到近代化之何種衝擊等等問題作一番探討，進而希望對當時作者心目中東方與西方之地位有所詮釋。

二、對社會的劇烈動盪感到惶恐不安的三四郎

《三四郎》以對東京這個大都會滿懷憧憬之樸實青年三四郎為故事主角人物，透過三四郎之視點，敘述三四郎赴東京帝大求學之所見所聞、邂逅之美禰子及淑子等時代尖端女性，以及陷入男女戀情之迷惘。本文針對主角對近代化之評論作為問題點詮釋作者之東、西方觀點，探討作者內心之東方與西方。

¹ 高階秀爾・平川祐弘・三好行雄ら三人による座談会，〈漱石における東と西〉，《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8：14（東京，1983.11），頁 15。

首先，在三四郎抵達東京時之感受有一段頗具意義之描寫：²

東京有很多事情叫三四郎頗為吃驚。首先是叮叮噹噹響著的電車聲使他感到非常吃驚，還有那眾多的人群在這種叮叮噹噹的響聲裡上上下下的情景叫他吃驚。接著在丸之內線上又吃了一驚。最叫三四郎覺得吃驚的現象是：不論走到哪兒，東京像是永無止盡似的。而且無論走到哪兒，到處見到散亂著的木料、成堆的石頭、新蓋的房子都退離馬路兩、三間（約3-5公尺），被毀壞的老舊倉庫則孤零零地殘留在前方，所有的景物似乎都處在被破壞的命運當中，而在此同時，一切的東西又都像在被建設起來似的，這變動真是有夠劇烈。（第二章）

讓讀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這小小的一段敘述中一連用了五次「吃驚」這個表現，漱石經常使用如此反覆同一表現之手法，³加深讀者之印象，藉此讀者不知不覺中似乎也與三四郎一起嚇了一跳。在此，我們不自禁好奇是何種景象讓三四郎如此驚嚇？整理出來三四郎受驚嚇的對象是（1）「叮叮噹噹響著的電車聲」、（2）「眾多的人群在這種叮叮噹噹的響聲裡上上下下的情景」、（3）「丸之內線」、（4）「不論走到哪兒，東京像是永無止盡似的」，（1）至（3）共同都是指東京都內之電車，（4）字面上是以「永無止盡」形容東京這個大都會之大，實質上是驚訝人口之眾多與前三項東京之特色，這些都是三四郎在家鄉熊本所看不到之情景。來自鄉下的三四郎照理應驚嘆於都會電車之方便才對，但相反的三四郎卻因電車「叮叮噹噹」的聲響、上下車人群的聲勢而震驚、進而感到不安；因此，作者不用驚嘆等辭彙，而用「吃驚」這種不具正面效果之表現。半田淳子在《村上春樹與夏目漱石相遇——日本的現代・後現代》一書中對鐵路做了如下的定位：「鐵路在當時可以說是明確代表新時代到來的交通工具，同時鐵路也被用在戰爭上、或被帝國主義所利用，對經濟的發展貢獻極大。」⁴撇開戰爭等之侵略效應，誠如半田淳子所言，

² 本文中所使用之引文係參考吳樹文翻譯之《三四郎》中譯本（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並對翻譯不適、解讀有誤之處稍作調整。

³ 例如美禰子接受畫家原口之人像素描時，三四郎前往原口畫室途中之描寫，作者也同樣在短短的一段敘述中用了四次與「等待」這個辭彙發音相同的「松樹」這個表現。

⁴ 「鉄道は新しい時代の到来を鮮明に印象づける乗り物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と同時に、鉄道は戦争や帝国主義に利用され、経済発展にも大きく貢献した。」半田淳子，《村上春樹・夏目漱石と出会う—日本のモダン・ポストモダン》（東京：若草書房，2007），頁68。

鐵路確實有許多經濟上之貢獻；但是，鐵路、電車等文明的產物在日本剛邁向近代化的明治時期，在許多作家筆下常被視為是對人類生命具威脅力的怪物或帶給人類不安的產物，漱石就是這類的典型作家。在《三四郎》當中也有某女性半夜被火車輾死之場景描寫，藉由此淒慘之場景描寫間接批評火車之殘酷無情，而火車其實就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生在此文明社會中卻尚未受西方洗禮的三四郎幾乎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之後的「散亂著的木料」、「成堆的石頭」、「新蓋的房子」、「被毀壞的老舊倉庫」等表現，凡此種種正訴說著東京在急速地轉變，建設與破壞同時在迅速地進行。三四郎非但沒有感受到電車的方便，反而在一連串的吃驚之下造成了「隨著這種吃驚的感覺，三四郎的自信力失去了四成，他心裡感到極度的不愉快」的結果。

受到如此之衝擊後，接著是一大段三四郎的內心描寫：

世界是如此動盪，自己看著這一動盪，卻無法參與。自己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雖然並排在同一個平面上，但一點交集都沒有。現實世界就是如此在動盪之中拋下了自己遠離而去。內心感到極度不安。(中略)
三四郎站在東京市的中心點，看著電車、火車、身著白衣服和身著黑衣服的人來人往，心裡有那樣的感覺。不過，他絲毫沒有注意到，在學生生活的另一面還存在著思想層面的活動呢。明治時期的思想就是要以四十年的時間重現西洋經歷了三百年的歷史。(第二章)

面對大都會之劇烈動盪，來自生活步調緩慢的鄉下青年三四郎內心感到極度不安，他嘗試思索內心不安的原因，三四郎隱約意識到雖然與周遭的現實世界「並排在同一個平面上」，「但一點交集都沒有」，換句話說，三四郎與此劇烈動盪的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無法成為該社會的一員，感到像是要被快速前進的社會淘汰似的，因此而惶恐不安。接著故事敘述者下了如下之評論：「明治時期的思想就是要以四十年的時間重現西洋經歷了三百年的歷史」。這句話立刻讓人聯想到漱石於明治四十四年八月應邀前往和歌山發表「現代日本的近代化」為題的演講內容，這是有關日本近代化改革的著名演講稿。相對於西洋「內發性的」的近代化，漱石稱日本的近代化為「外發性的」⁵改革，意思是指在受到西方的壓力下不得不開放門戶進行改革，西方歷經百年完成的近代文明，日本未假以時日仔細咀嚼消化，乃是在短短三、四十年間

⁵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430。

毫不思索地照單全收而進行的近代化改革。很明顯地作者透過視點人物三四郎以及敘述者對當時日本社會一味地追求西方近代化作了嚴峻的批評。

三、對新時代女性感到迷惘的三四郎

對社會的劇烈動盪內心感到極度不安的三四郎，在這時卻邂逅了東京大都會新時代女性美禰子，第一次遇見美禰子時的場景描寫如下：

三四郎無意中抬眼一望，只見左邊山崗上站著兩個女子。女子的腳邊就是水池，水池的對面是斷崖，崖上有樹叢，水池的後面是華麗的哥德式紅磚建築物。夕陽的餘暉從對面照射過來。女子面對夕陽站著。從三四郎蹲著的低陰處仰視，小山丘上非常明亮。其中的一個女子大概覺得很耀眼，用扇子遮在額前。（第二章）

拜訪同鄉學長野野宮後，突然感到自己的渺小而徬徨無助的三四郎蹲在大學校園一角的水池畔，偶然抬頭巧遇女主角美禰子的一幕。這裏作者運用了西洋繪畫中光線處理的技巧，讓觀望者的三四郎位居陰暗處，被觀賞的美禰子站在小山丘向光處，如此位置的處理暗示著美禰子在整個故事中是被觀望的地位，而三四郎被設定在觀望、凝視的角色，然而或許是美禰子過於耀眼，以致來自純樸鄉下的三四郎終究無法看清美禰子的真面貌，當然更無法進入美禰子的內心深處。對於手持圓扇半遮額頭站在山崗上的美禰子形象，美術史研究學者芳賀徹將其姿態與西洋名畫作比較，將之視為維納斯女神之影射，⁶換句話說，女主角美禰子作為受西方洗禮之女性穿梭於作品中。美禰子身上散發的西方氣息即使在與三四郎第一次邂逅的描述中也可嗅出一些蛛絲馬跡：

這兩個女子從三四郎面前走過去。年輕的那位把方才嗅過的白花丟在三四郎面前後走過。三四郎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倆人的背影。女護士走在前頭，年輕女子跟在後面。可以看到女子色彩絢麗的和服腰帶上點綴著白色的芒草。頭上還插著一朵潔白的薔薇，插在烏黑頭髮上的這朵薔薇在椎樹蔭下顯得格外明亮。（第二章）

明治時期日本一般社會中，受近代化影響，女性開始意識到自我之存在，這

⁶ 芳賀徹，《繪畫の領分——近代日本文化史研究》（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頁374-377。

些新時代女性從思想以至於言行舉止處處模仿西方女性。上一段之描述中，美禰子將嗅過的白花丟在三四郎面前，這種舉止非但却除了女性羞澀的一面，也可說是極具煽動性的表現，這在未受西洋文化洗禮的傳統女性身上是絕對看不到的景象；身為當時受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三四郎反而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懾，接下來的一段又是三四郎的內心描寫：

三四郎愣了一會兒，低聲說道：「不協調。」難道是大學的空氣和這女子不協調嗎？還是那種色彩與這眼神間的不協調嗎？或是看見那女子而聯想起火車上的女子這兩件事不協調？要不就是自己心中未來的方針互不協調？抑或是面對開心的事情而抱持恐懼心情這兩件事的不協調？——這個鄉下來的青年完全摸不著頭緒，心裏只是感到極不協調。（第二章）

短短的幾行中作者連續用了七次「不協調」（矛盾）這個詞彙，由此可見三四郎心裏摸不著頭緒、一頭霧水已到了極限，同時也反映出對一個知識青年而言，堂堂大學殿堂中出現一位年輕貌美之女子是何等不協調的情景；換言之，影射出了排斥女子與學問結合的當時傳統制度下一般男性的潛意識心理。此外，正值情竇初開的三四郎一方面不自覺暗自欣喜美女的挑逗，另一方面又畏懼如此開放之女性，這種矛盾的心理也成了這篇小說的主要架構。隨著故事的展開，純樸青年三四郎不斷地感受到美禰子散發出的西洋氣息：

當時，三四郎總覺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實在不是這個女人的對手，同時，三四郎意識到自己的內心完全被看穿而有被羞辱的感覺。

「迷途的羔羊。」她望著三四郎嘴裏重複著這個詞彙。三四郎沒有答話。

「你知道迷途的羔羊這個詞彙英文怎麼說的嗎？」三四郎沒有想到她竟會問這種問題，根本不清楚該回答知道還是不知道。

「要不要我告訴你？」

「好！」

「stray sheep——知道了嗎？」（第五章）

作品中並未交代美禰子受過何等教育，但是從上面這段敘述中，可以判斷美禰子認識的英文詞彙不少；此外，稍前第四章學究廣田先生遷居的一幕中，也描述到美禰子以漂亮的發音唸出「Pity's akin to love」，由此更可確定美禰子英文造詣頗高。而第一學府的高等知識青年三四郎卻被一介女子輕易地考倒，凡此種種顯示出新女性美禰子佔盡上風，三四郎要想成為美禰子的對手

並非易事。

第八章中作者刻意安排了三四郎拜訪美禰子居所的一幕，由「三四郎便跟著走進客廳。這是一間掛著厚窗簾的洋式房間，光線微暗」這句敘述可知，跟哥哥一起生活的美禰子的家庭頗為洋化，透過三四郎的眼睛，讀者可看到更多美禰子洋化的個人生活起居：

三四郎在寂靜的屋子裡坐了下來。這時候，裡面的房間裡傳來了小提琴的琴聲。這琴聲彷彿是隨著風飄過耳際似的，頓時就消失了。三四郎覺得很可惜。才過了一分鐘，三四郎就把小提琴的事給忘了。他兩眼望著對面的鏡子和蠟燭台，感到了一種說不出來的西洋氣息，接著又聯想起天主教來。三四郎自己也不知為何會聯想起天主教。這時候又響起了小提琴的樂音。這一次是高音和低音連續響了兩三下，然後戛然而止。三四郎對於西洋音樂一竅不通。（第八章）

不用說，傳來的小提琴聲是美禰子所拉的，蠟燭台及由此聯想到的天主教等的西式房間，加上小提琴、英文等，美禰子完全被包裝成洋化女子——新女性——出現在三四郎面前，接受最高學府——最新知識殿堂——教育的三四郎卻沒學習到新女性、新的兩性關係這一門課程，自始至終對美禰子的言行舉止仍是一頭霧水、虛實不分。如此情況下，一頭陷入情網的三四郎當然無法全身而退，故事就在情場遭受挫敗的三四郎傷痕累累中劃下句點；而女主角美禰子也無法倖免，接受西洋文化洗禮、追求自主的愛情，卻終究無法如願，不得不屈服於傳統的枷鎖，美禰子所受的打擊或許不亞於三四郎的傷痛。

四、小結

崇尚西洋文化、被層層西洋文化包裝的新時代女性美禰子與來自純樸鄉下的青年三四郎成了強烈的對比，這雖然不能說是東方與西方的比較，但透過傳統家庭出身的三四郎的觀察與接觸，更能凸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不同；更嚴格地說，應該是西方文化映入東方人三四郎眼簾時所感受到的耀眼、訝異、惶恐、迷惘等五味雜陳的心情，這正反映了長久在作者夏目漱石內心中東方與西方之糾葛、文化之衝擊。也正由於是鄉下出身的三四郎，對劇烈變動的大都會——積極推展近代化的日本——感受更為深刻，無論是以

三四郎「逛」東京（第一學府）的角度，或是以三四郎與美禰子的戀愛故事為觀點，都能大大顯示作者極力想吐露的東方與西方的抗衡。

然而，故事卻在三四郎站在美禰子畫像前不斷重複著「迷途的羔羊」的喃喃自語中劃下句點，這正意謂著作者漱石心中一直互相衝突的東方與西方仍然無所定向，兩者將持續頹頹下去。

除了《三四郎》之外，還可參考《虞美人草》、《草枕》、《之後》等小說，對漱石作品中東方與西方的問題，將能有更深入之了解。

Youtube 網站中，夏目漱石《三四郎》小說相關影片連結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I5duG1GXes>



▲◀ 以上兩張及左邊照片為日本東京大學三四郎池，即主角三四郎與美禰子邂逅之地點。

參考文獻

- 半田淳子，《村上春樹、夏目漱石と出会う—日本のモダン・ポストモダン》，東京：若草書房，2007.4.19。
- 芳賀徹，《絵画の領分——近代日本文化史研究》，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10。
-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94.4.4。
-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4。
- 夏目漱石著，吳樹文譯，《三四郎》，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4。
- 高階秀爾・平川祐弘・三好行雄ら三人による座談会，〈漱石における東と西〉，《国文学解
釈と教材の研究》，8：14（東京，1983.11）。

The East and the West as Portrayed in Natsume Soseki's Works : Using "Sanshiro" as an Example

Fan, Shu-wen

Professor,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nowned Japanese writer Natsume Soseki was not only well schooled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classics, he also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university, and had translated the medieval Japanese classic "Houjouki" into English by the time he graduated. Later, in 1900, he went abroad to Britain o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to continue his stud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t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find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literary creation naturally became one of Soseki's main concerns. This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his earlier work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one of Soseki's earlier works "Sanshiro," and discuss questions such as how the protagonist Sanshiro, having been born in Kyushu, came to face the modernization of a major metropolis, and how this modernization impacted the protagonist. Modernization, as portrayed in the novel,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archite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is new metropolis. However, one can also discuss the portrayal of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characters of people Sanshiro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ir thoughts, and the way young men and women interact. Through this analysis, one can gain insight as to how Soseki view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ring this time.

Keywords: *Sanshiro*, the East, the West, modernization